

人称代词的立场建构功能及其“立场化”走向*

闫亚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要 人称代词与所指代对象之间具有极大的不定性,这使其成为一种显著而有效的立场建构的互动手段。但不同句法分布和句法结构中人称代词的立场建构浮现机制和“立场化”程度是不同的。人称代词变指的立场建构机制的实质乃“立场站位”,而“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中的人称代词,更多地肩负起“立场指向”作用。随着人称代词和NP之间的空间领属关系从真实空间过渡到人际空间和话题空间,“人称代词(定语)+NP”直接组合中的人称代词主观化为展现、塑造和建构发话人立场的标记性成分,即“立场标记”。可见,立场建构的需要也是语言形式突破常规使用乃至发生语法化、词汇化反应的一支重要话语力量。

关键词 人称代词 立场站位 立场指向 立场标记 立场构式

一 引言

作为语言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称代词,不仅仅是表示指代的词,也是一种显著而有效的立场建构的互动手段。对此,学界首先就注意到了人称代词突破其本来的语义特征,即人称代词变指所带来的显著态度与立场的传达(吕叔湘,1985:72-93;董秀芳,2005;方梅,2009;方梅、乐耀,2017:43-46等)。陈振宇、叶婧婷(2014)则首次涉猎了包含人称代词的组合结构的“立场化”演变,即以人称代词为所有者的直接组合结构从“领属”范畴质变为“立场”范畴。

我们认为,同样是为了立场建构的需要,不同句法分布和句法结构中人称代词的立场建构浮现机制和“立场化”程度是不同的。如:

- (1)(老师对一个学生说)你要记住,我们是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吕叔湘主编,1999:559)
- (2)阿海巴颜把嘴一撇,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他努尔哈赤有什么了不起,咋咋呼呼来攻咱的城,都好几天了,连个屁也未敢放!这回俺倒要看他有什么能耐?”(李文澄《努尔哈赤》)
- (3)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提醒我公民注意防范新型电信诈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耳其共

* 本研究得到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Y012)的资助。真诚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与建议。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和国大使馆官方网站,20180614)

例(1)中,由于话语内容为训导、告诫性的,相对来说较为消极,容易引发听话人的抵触乃至反感。因此,发话人在陈说时有意识地择取了与听话人同一的视角对自身进行定位,突破“人称”和“数”的限制,选用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来代替“你”,把自身也包括在内,从而凸显和展现其与听话人同一和双方间的正同盟关系,建构其与听话人的一致性正面立场。与例(1)中通过人称代词变指来建构立场与态度且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我们”不同的是,例(2)中的“他”既没有突破人称代词本来的语义特征,又是与紧随其后的所指更加明确的专有名词“努尔哈赤”构成同位同指组合来一起充当句子的主语。但例(2)通过看似多余的“他”的使用,却有力传达出了发话人阿海巴颜对 NP 即“努尔哈赤”否定、贬低的负面立场。例(1)(2)中的“我们”和“他”虽发挥着或正面或负面的立场建构功能,但还是有着明确所指的,即例(1)中的“我们”实际指的是“学生”,例(2)中的“他”指的是“努尔哈赤”。而例(3)中的“我”已突破其指代功能,“我公民”表达的并不是“我的公民”之义,语义上,由原来的领属结构中“指代‘我’领有”转为“‘我’对后面 NP 的亲密、支持与同一”,由客观意义转向主观意义;句法组合上,与其后的 NP 凝固性显著增强,由自由形式转向黏着形式;于是,功能上,主观化为发话人与紧随其后的 NP 所表示的对象间亲密性、同一性立场的展现与建构。对此,我们认为,这里的人称代词“我”已完全主观化为发话人用来建构其与 NP 所表示对象间同一立场的“立场标记”。

那么,上述例句尤其是像例(2)(3)这样的组合结构中,人称代词的立场建构功能是如何浮现出来的?原本表指代的人称代词是如何主观化为“立场标记”的?本文试对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二 人称代词的基本功能与意义

“旧有的功能和意义决定了新浮现功能的拓展方向。”(方梅,2008:72)为此,我们先从人称代词的基本功能和意义考察谈起。人称代词的基本功能与意义是指代现实对话语境中的言谈参与者,“‘我’是说话的人自称,‘你’是说话的人称听话的人,‘他’是说话的人称第三者。‘我、你、他’的复数形式是:我们、你们、他们”。(朱德熙,1982:81)如:

(4)主持人: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刘教授,就是海峡论坛是在一个什么样背景下召开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红:它的背景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和平发展的需要,……(CCTV4《海峡两岸》,20100221)

(5)记者:这些可回收资源在回收的时候,会不会占用你们很多时间呢?

张先生妈妈:不会啦,刚开始已经会有一些麻烦,但是现在都不会了,习惯了就好了,而且又可以省一些资源。(CCTV4《海峡两岸》,20100504)

(6)笑林:好疼啊。

主持人:我看着都疼。对不起,杵脑袋上了。

陈寒柏:他都这样了,我就别试了。(CCTV7《乡约》,20120109)

(7)主持人:那你跟你婆婆说了吗?

翟女士:我跟她说了,她就是不理解,从去年开始就逼着我们孩子,然后隔三差五

到我们家来，就是监视我们有没有生孩子的打算，弄得我跟我老公现在的关系很紧张。（深圳电视台《22度观察》，20100708）

可见，人称代词在表达基本功能与意义时，需要结合现实对话语境才能确定其具体所指代对象，具有语境依赖性、不定性和对话性特征。且其划分原本是现实对话语境中以发话人为中心、为时空参照原点的视角定位，从发话人出发依次为离发话人较近的听话人、离发话人和听话人较远的第三人，即：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这种视角定位我们称为“自我站位”，是言语互动交往中最自然、最贴近人本性的站位，符合人类的一般认知规律。

三 立场站位与人称代词变指

Du Bois(2007)指出，人们使用语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表达一定的立场。它是由交际主体于言语互动交际中通过各种语言手段共同协商、建构而成的，是言语互动交际过程中即时浮现的产物，并提出评价(evaluation)、定位(position)和同盟(alignment)三位一体的“立场三角”理论。作为语言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称代词，不仅仅是表示指代的词，也是一种“单独使用就可以表达立场的手段来源”（方梅、乐耀，2017：40）。因为人称代词表指代的本质使其与所指代对象之间具有极大的不定性，这就为发话人的陈述视角和对自身、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的定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余地。

于是，在言语交互活动中，为了立场建构的需要，深具主观能动性的发话人会通过突破人称代词本来的“数”“人称”乃至“尊称与否”的方式，择取与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同一的视角与定位即“交互站位”，或者以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为中心的“他人站位”，或者与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相异、疏远的视角与定位即“相离站位”，来选用相应的人称代词，呈现其对自身、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的定位、评价^①和彼此间的同盟关系^②，从而使得人称代词在表指代的同时，发挥或正面或负面的立场建构功能。如：

(8)根据一种语言有定性范畴的特点，我们认为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句式是自动和使动。（徐通锵，1997）

(9)(郭晶晶为受访人，杨澜为采访人)

郭晶晶：当然生气了，就是觉得很无聊。明明我们在这儿辛辛苦苦地，每天拼死拼活在那儿去训练，从早到晚，但是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完了还在旁边指指点点，说一些很不负责任的话。这些对于他们来讲没有坏处，他们愿意说就说，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受到了伤害。但是你没有办法，你能怎么样呢？

杨澜：那时候有了这样的委屈，你跟谁去诉说，去讲这些事呢？（东方卫视《杨澜访谈录》，20080828）

① 这里的“评价”，主要指的是发话人传达的对自身、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的情感反应与态度，包括“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所谓“积极评价”，指的是发话人传达的对自身、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的正面情感反应与态度，如客观、中性、信任、支持、同情、同一、中心性等，也即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乐于接受的情感与态度。反之，则为“消极评价”。

② 所谓“同盟关系”，指的是会话中多个参与者是否共同分享某一对象，是否对它有不同的意见、评价、情感和态度等。若是，则为正同盟关系；若不是，则为负同盟关系。参见陈振宇、叶婧婷(2014)。

(10)“有困难了吧?怎么不來找我?”刘舜尧挡在冯梅的面前,做出十分关切的样子。

“人家是大官,咱老百姓高攀不上。”冯梅冷冷地回道。(引自闫亚平,2007)

例(8)为言语互动交际中,作者表述其观点时常用的一种人称代词变指手段,即用复数的“我们”而不用单数的“我”来自称。为什么习惯于用“我们认为”而不是“我认为”呢?这与复数第一人称“我们”能有力塑造和建构起交际双方的同一立场有着紧密的关系。使用复数“我们”,把听话人也包括在内,发话人通过择取与听话人同一的视角与定位的方式即“交互站位”,凸显和传达其对听话人亲密、同一的积极评价,临时建构起双方的正同盟关系,从而使得其与听话人之间的同一性正面立场得以浮现。例(9)中,发话人在陈述的最后有意识地转变了叙述视角和对自身的定位,择取了以听话人为中心的“他人站位”,把人称代词从“我们”变换成了第二人称代词“你”,临时虚构起听话人与其完全同一的立场关系。这样不仅有助于提升听话人参与会话的积极性,加强听话人与其的互动,避免将听话人长时间“搁置”在其话语之外,体现了发话人对听话人的移情与关照,又有助于使听话人对发话人所表达的内容感同身受,增强发话人评价的理据性,加强彼此间同一立场的传达与构筑。例(10)的“人家”根据语境可知,应当指的就是听话人刘舜尧,相当于“你”。发话人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而选用原本表他称的代词“人家”来指“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话人通过择取与听话人相异、疏远的视角与定位即“相离站位”,就把“我”(发话人)和“你”(听话人)的面对面近距离的直接对待关系转换和建构成了“我”和“人家”的远距离非直接面对关系,即“我——你”→“我——人家”,以此把直接面对的“你”转换和建构成了一个不在眼前、关系较远的第三人“人家”,从而巧妙地凸显和展现其对听话人的消极评价和彼此间的负同盟关系,建构其对听话人疏远性、贬低性的负面立场。

可见,立场建构的需要是人称代词变指现象发生的重要功能根源。立场建构机制的实质乃“立场站位”,即采取“交互站位”“他人站位”和“相离站位”的视角与定位,突破人称代词本来的语义特征,发话人通过相应人称代词的选用把自身、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置于客体的位置进行定位和评价的同时,也展现和彰显着其与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的同盟关系,从而建构其相应的立场。

四 立场指向与“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

“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的主观态度与立场的传达早已为学界所关注。吕叔湘主编(1999)就曾指出,“我”“你”“他”跟名字或表示身份的名词连用时“带感情色彩”。后来的学者则对吕叔湘先生指出的“带感情色彩”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黄瓚辉(2003)指出,“他+NP”为NP特征凸显式,常用来强调对NP或他人的不屑、不满或怀疑的情绪。张爱玲(2006)则对“我/你/他+专有名词”同义同指组合的主观态度与立场进行了详细的区分与探讨,先后共归纳出七种表达效果。郭圣林(2007)指出,“我+NP”是疏远式,可以凸显说话人自身的某个特征,借以表达不满或意外的语气。可见,主观态度与立场表达的需要才是“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浮现的关键语用动因。

而我们认为,这一“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中,前项人称代词对整个结构式主观态度与立场的传达发挥着重要的指向作用。张伯江(2010)曾指出,“人称代词+专有名词”式同义同指组合“在‘专有名词’已经具有既量足又准确的信息内容的情况下,人称代词的使

用,只能是一种语用目的”。我们把这种“语用目的”概括为发话人立场与态度的指向作用,即指明发话人主观态度与立场的方向,也就是其后所指更加明确的“NP”。

首先,此主观表达式中的人称代词不需要依赖现实外部语境就知道其具体所指,纯语言形式本身已提供足够信息。可见,这里的人称代词已超出其基本的功能与意义;

其次,既然此组合中前项人称代词与后项 NP 同指,而所指更加明确的 NP 才是真值语义的负载者,那么,前项人称代词的指代功能无疑也会大大弱化,而可能更多地承担起语用意义的传达。试比较:

(11) 我张华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吕叔湘主编,1999:557)

(11') 张华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1'') 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2) 孩子出了错儿,我做父亲的也有责任。(吕叔湘主编,1999:557)

(12') 孩子出了错儿,做父亲的也有责任。

(12'') 孩子出了错儿,我也有责任。

(13) 你老张真是有办法。(吕叔湘主编,1999:417)

(13') 老张真是有办法。

(13'') 你真是有办法。

(14)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吕叔湘主编,1999:417)

(14')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

(14'')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15) “几任专员挂帅都没咒念,他王守东肩膀上顶着俩脑袋? 有他好瞧的!”(北大语料库)

(15') “几任专员挂帅都没咒念,王守东肩膀上顶着俩脑袋? 有他好瞧的!”

(15'') “几任专员挂帅都没咒念,他肩膀上顶着俩脑袋? 有他好瞧的!”

(16) 随后又和林业局长实地调查,发现她一个妇女带个孩子,连个住处都没有,确实困难。(北大语料库)

(16') 随后又和林业局长实地调查,发现一个妇女带个孩子,连个住处都没有,确实困难。

(16'') 随后又和林业局长实地调查,发现她带个孩子,连个住处都没有,确实困难。

直接使用 NP,句子前后的意义和明确性基本不变;而直接使用人称代词,则需要依赖语境来确定“我”“你”“他”究竟是谁,明确性减弱。可见,后项 NP 才是句子真值语义的负载者。同时,上述例句中,后两者与前者相比,或由于其中的人称代词主要承担起了其基本意义与功能——指代功能,如例(11'')(12'')(13'')(14'')(15'')(16'');或由于 NP 前面缺少了同指的人称代词,如例(11')(12')(13')(14')(15')(16'),发话人主观态度与立场的传达远不及前者显著,甚至几乎消失,如例(16'')。当“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中的人称代词为复数时,这一情况更加明显。如:

(17) 我们中国人造字是很有讲究的。功德的“功”,是工作的“工”加一个力量的“力”,就是我们行事的力量、完成事业的力量。(北大语料库)

(17') 中国人造字是很有讲究的。功德的“功”,是工作的“工”加一个力量的“力”,就是

我们行事的力量、完成事业的力量。

(17”)我们造字是很有讲究的。功德的“功”，是工作的“工”加一个力量的“力”，就是我们行事的力量、完成事业的力量。

(18)王起明：这是二锅头，中国最好的白酒。

David：不是茅台酒最好吗？

王起明：哼！那是你们外国人那么认为。我们北京人只喝这个酒。敢喝吗？（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18’)王起明：哼！那是外国人那么认为。北京人只喝这个酒。敢喝吗？

(18”)王起明：哼！那是你们那么认为。我们只喝这个酒。敢喝吗？

(19)他忽然将双手攥成了拳头，恨恨地骂道：“可是，我张汉卿也不是泥捏的软蛋，难道他们日本关东军敢奈何于我吗？”（北大语料库）

(19’)他忽然将双手攥成了拳头，恨恨地骂道：“可是，我张汉卿也不是泥捏的软蛋，难道日本关东军敢奈何于我吗？”

(19”)他忽然将双手攥成了拳头，恨恨地骂道：“可是，我张汉卿也不是泥捏的软蛋，难道他们敢奈何于我吗？”

删除前后，句子基本表义不变，也合语法，但明确性依次递减，且后两者明显缺少了前者的主观态度与立场的有力传达。例(17’)(17”)与例(17)相比，没有凸显发话人作为中国一员的立场、定位和对中国人的积极评价与态度；例(18’)(18”)与例(18)相比，无法突出发话人与听话人不同的作为北京人一员的立场、定位与对北京人的积极态度，对听话人与发话人不同的作为外国人的立场、定位与消极态度；例(19’)(19”)与例(19)相比，也没有有力地传递出发话人对日本关东军的否定、不屑的立场与态度。可见，“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中，看似多余的人称代词其实更多地肩负着发话人立场与态度的指向作用，即通过人称代词与NP同指，把发话人的立场与态度引导指向后面与其同指且所指更加明确的NP。

在人称代词变指基础上形成的“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中的人称代词，与单纯的人称代词变指相比，其立场指向功能更是显著。如：

(20)主持人：就是说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在教育的创新这方面，我们教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柯惠新：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来说，就一定要爱学生尊重学生，……（百家讲坛《关于教育的对话》，20020923）

(20’)主持人：就是说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在教育的创新这方面，教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0”)主持人：就是说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在教育的创新这方面，我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1)我们人民教师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吕叔湘主编，1999：558）

(21’)人民教师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

(21”)我们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

发话人采取(20’)(21’)或(20’)(21”)的形式，表义基本不变，且因例(20’)(21”)中的“我们”是发话人通过择取“交互站位”的方式，突破人称代词原本的“人称”特征选用的，在发

挥指代功能的同时,也具有例(20)(21)的显著地展现和建构其与听话人同一性正面立场的立场建构功能,但却缺少了例(20)(21)的发话人对(人民)教师的积极评价、态度与立场。原因就在于,例(20)(21)采取的是“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形式,发话人通过“交互站位”方式选用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除了具有临时建构起其与听话人同一正面立场的功能外,因与其后的NP“(人民)教师”同指,还具有把发话人的正面立场与积极态度引导指向紧随其后、与其同指且所指更加明确的NP上的立场指向作用。

五 立场标记与“人称代词_(定语)+NP”直接组合

“立场不仅仅是一个语用属性,而且在长期的使用中会发生词汇化、语法化,从而成为一种特定的语法项。”(陈振宇、叶婧婷,2014)随着人称代词和NP之间黏着度的进一步增强,随着人称代词和NP之间的空间领属关系从真实空间过渡到人际空间和话题空间^③，“人称代词_(定语)+NP”直接组合中的人称代词,在语义上,由客观意义转化为主观意义;句法组合上,由自由形式转为黏着形式;功能上,主观化为展现、塑造和建构发话人立场的标记性成分,即“立场标记”。如:

- (22)2017年8月以来,我使馆分别两次发布安全提醒,请在土中国公民警惕冒充中国驻外使领馆名义实施的电信诈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耳其共和国大使馆官方网站,20180614)
- (23)执法检查组一行来我社区指导检查工作(哈密政府网,20160907)
- (24)我航天专家驳斥美国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污蔑(国防科技信息网,20120502)
- (25)中国奥委会主席、我奥运代表团团长伍绍祖今天告诉记者,昨天李铁映同志委托他到奥运村去看望中国运动员,他专门来到王义夫、张祥森的宿舍,转达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慰问,赞扬他们表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北大语料库)
- (26)你们这些花痴没有一个人看到我达康书记在吗,你们被小盆友和大幂幂迷住了,忘记了曾经发誓要守护我达康书记的gdp了吗?(百度贴吧·友谊已走到尽头吧)
- (27)其中有一种是“西学中源”: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北大语料库)
- (28)然而印度根本就不像我们中国,他们的历史年代混乱,只能通过考古,后来的研究才能知道一些。(余敦康《哲学导论》讲义)
- (29)这种分析方法与我们生成语法通常所用的向心X标杆结构是相背的。(引自陈振宇、叶婧婷,2014)
- (30)在谈到人权问题时,李鹏总理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国家,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不能想象中国会按照美国的标准行事。你们美国总是爱管别人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毛病,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北大语料库)
- (31)你们王凯的乾隆还挺有范儿的。(百度贴吧·择日不如撞日吧)
- (32)老人毕竟是从晚清过来的学究,他说:“你想从日本书中学到先进的知识?笑话,日本有什么可学,他们日本国的文字可都是从咱们中国学去的呀!”(窦应泰《李嘉诚家族传》)

^③ “空间领属关系”“真实空间”“人际空间”和“话题空间”的具体含义见陈振宇、叶婧婷(2014)。

(33)她们琼瑶关我啥事。(引自陈振宇、叶婧婷,2014)

例(22)一(33)中的“我使馆”“我社区”“我航天专家”“我奥运代表团团长”“我达康书记”“你西方科技”不允许中间插入领属结构常用的“的”而说成“我的使馆”“我的社区”“我的航天专家”“我的奥运代表团团长”“我的达康书记”“你的西方科技”,“我们中国”“我们生成语法”“你们美国”“你们王凯”“他们日本国”“她们琼瑶”也并不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生成语法”“你们的美国”“你们的王凯”“他们的日本国”“她们的琼瑶”之义。这里“人称代词_(定语)+NP”结构式中的人称代词,在句法组合上,由自由形式转化为黏着形式,即直接处于NP之前,与NP在形式上、语义上凝固性显著增强;语义上,原本用来表“谁对NP领有”的语义因过渡到人际空间和话题空间而转化为“谁与NP亲密乃至支持、认同之义”^④,由客观意义转向主观意义,由非认识情态转向认识情态,由命题功能转向言谈功能;于是,在功能上,演变成发话人主观意向与后面NP、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之间同一、支持正面立场或贬低、疏远负面立场,展现、塑造和建构的标记成分,即“立场标记”。具体说来,第一人称“我”“我们”,主要用来凸显和建构发话人与后面NP同一性的正面立场,因而,话语显得十分亲切;第二人称“你”“你们”和第三人称“他们”,凸显和建构了发话人对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方疏远、否定的负面立场。随着人称代词的“立场标记”化演变,例(22)一(33)中的“人称代词_(定语)+NP”直接组合也从“领属构式”质变为“立场构式”。陈振宇、叶婧婷(2014)指出了以人称代词为所有者的直接组合结构从“领属”范畴到“立场”范畴的演变,而我们认为,人称代词的“立场化”演变才是“人称代词_(定语)+NP”立场构式得以浮现的关键促因。

同时,“人称代词_(定语)+NP”立场构式中发生“立场化”演变的人称代词,既可以为陈振宇、叶婧婷(2014)指出的常见复数格式,也可以为前人鲜有提及的单数格式,尤其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我”。如:

(34)考察小组也认为,我公司选矿厂项目在国外,参与投标单位必须去蒙古国进行考察方可参与投标。(豆丁网,20161126)

(35)省委统战部巡视员冯波等来我机关调研省民主党派机关建设工作(中国致公党湖南省委员会官方网站,20180321)

(36)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精神,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路,我中心特推出简化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程序措施。(中国留学网之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

(37)雷政委说:“小叶,现在我向你说明监听部的上作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对敌人的太空活动进行监视,包括监听敌人航天器与地面和航天器间的通讯,与我航天测控部门配合,锁定敌航天器的轨道位置,为红岸系统的作战提供依据。可以说,是红岸的眼睛。”(刘慈欣《三体》)

(38)现今为了更好地促进我社团联合会工作的开展,为了能让更多的同学有锻炼的机会,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现面向全校招新。(百度贴吧·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吧)

(39)在中国高校社团网举办的“2011第四届全国优秀社团”评选活动中,我红丝带志愿

④ 此表述参考了陈振宇、叶婧婷(2014)的有关论述。

者协会被评为“全国高校十大影响力社团”!(新浪博客·焦大红丝带自愿者协会)

(40)我航天器回收技术日臻成熟(北大语料库)

(41)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刊登与会者的发言,以期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奥林匹克精神之真谛,并借此预祝我奥运健儿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奋力拼搏,再创佳绩。(北大语料库)

(42)新校区升旗活动是由校团委主办,新区团工委、国旗班承办的一项活动,由“十一”升旗活动、“一二·九”升旗活动、“五四”升旗活动组成,旨在增强同学们的爱国意识、忧患意识,展现我华水学子积极向上的风采风貌,不断进取,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百度贴吧·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吧)

(43)内地女演员中,我大幂幂绝对是人气最高成绩最好的一位。多少女明星红极一时,可是红的快糊的也快,只有我大幂幂红了之后一直有着强烈的存在感。(百度贴吧·娱乐圈吧)

同时,这一人称代词的“立场化”演变,使得作为“立场标记”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我”构成的“我+单位/集体_(单音)”这一结构向词汇化方向演进。如:

(44)这就决定了义务教育要面向全体,造就全体,培养一代又一代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北大语料库)

(45)对外征战的日清、日俄战役中,我军官兵的严正态度,同样得到战地平民的广泛称赞。(北大语料库)

(46)从立法层面解决会计人员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一种严谨、科学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成为我市经济管理工作中一项尤为迫切的工作。(北大语料库)

(47)1973年在经贸部的领导和关怀下,我校教职员在原北影旧址艰苦创业,自力更生重新建校。(北大语料库)

(48)对这些具体问题,我局将下发《中药企业公司制管理办法》,保证公司制改组工作健康发展。(北大语料库)

例(44)一(48)中,发话人所使用的“我国”“我军”“我市”“我校”“我局”并不是“我的国”“我的军”“我的市”“我的学校”“我的局”之义。这里的“我”因与其后“单位/集体_(单音)”的关系过渡到人际空间,已由最初的表“我”领有”转化为“我”与其后的“单位/集体_(单音)”亲密、支持与同一之义,主观化为建构发话人与其后“单位/集体_(单音)”同一立场的“立场标记”,因而,话语显得十分亲切,主观性显著增强。而“我”的这一形式上、语义上凝固性的显著增强和功能上的“立场化”又进而带动“我国”“我军”“我市”“我校”“我局”之类结构意义的规约化和语义化,并随着这类结构的高频使用,加上其语音上符合现代汉语的双音化趋势,而向词汇化方向演进。

为什么单数格式中第一人称代词“我”能如此广泛地主观化为发话人与后面 NP 间同一立场的“立场标记”呢?这与其移情值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 Kuno(1987:26)提出的功能句法移情理论,所谓“移情”(empathy),就是“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他用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换言之,“移情”指的就是发话人与其所在句中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的参与人或物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如果密切程度高,那么,移情值就高;反之,移情值就低。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人称代词,尤其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我”,往往比其他人称代词

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移情值。于是,为了满足人们塑造和建构自身与后面 NP 的同一立场的需要,用于人际空间和话题空间的“我_(定语)+NP”直接组合中的“我”就主观化为“立场标记”成分。

六 结语

人称代词与其所指代对象之间的不定性,使其成为言语交互活动中一种显著而有效的立场建构的互动手段。而立场建构的需要也是促使人称代词变指现象和“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人称代词_(定语)+NP”立场构式得以浮现的重要功能根源。但不同句法分布和句法结构中人称代词的立场建构浮现机制和“立场化”程度是不同的。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独立发挥指代功能的人称代词变指的立场建构机制的实质乃“立场站位”,即发话人通过突破人称代词本来的语义特征的形式,把自身、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置于客体的位置进行定位和评价的同时,也展现和彰显其与听话人或话语中涉及的第三人的同盟关系,从而建构其相应的立场。而“人称代词+NP”同义同指组合中的人称代词,因与后项真值语义的负载者 NP 同指,而更多地肩负起“立场指向”作用,即通过人称代词与 NP 同指而把发话人的立场与态度引导指向后面的 NP。最后,随着人称代词和 NP 之间的空间领属关系从真实空间过渡到人际空间和话题空间,“人称代词_(定语)+NP”直接组合中的人称代词主观化为展现、塑造和建构发话人立场的标记性成分,即“立场标记”。这一人称代词的“立场化”演变,一方面使得“人称代词_(定语)+NP”从“领属构式”过渡到“立场构式”,一方面使得由作为“立场标记”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我”构成的“我+单位/集体_(单音)”组合,伴随着其高频使用和语音上符合现代汉语的双音化趋势,而向词汇化方向演进。

“动态浮现”的语法观主张“把语法结构看成在话语力量驱动下不断做出的反应”。(张伯江,2005)可见,立场作为交互主体间协商合作、共同建构的产物,作为语言手段在特定语境中浮现出来的一种话语功能,也是促使语言形式突破常规使用乃至发生语法化、词汇化的一支重要话语力量。因此,语言中必定有一些语法结构或语法范畴就是或者同时是为了满足发话人立场建构的需要而催生出来的。

参考文献

- 陈振宇、叶婧婷(2014)从“领属”到“立场”——汉语中以人称代词为所有者的直接组合结构,《语言科学》第2期。
- 董秀芳(2005)移情策略与言语交际中代词的非常规使用,齐沪扬主编《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方梅(2008)动态呈现语法理论与汉语“用法”研究,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方梅(2009)北京话人称代词的虚化,吴福祥、崔希亮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方梅、乐耀(2017)《规约化与立场表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郭圣林(2007)“NP+我”与“我+NP”的语用考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黄瓚辉(2003)人称代词“他”的紧邻回指和紧邻预指,《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通锵(1997)有定性范畴和语言的语法研究——语义句法再议,《语言研究》第1期。

闫亚平(2007)人际功能与“人家”所指的扩张,《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张爱玲(2006)“人称代词+专有名词”及其表达效果,《长春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张伯江(2005)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语言科学》第6期。

张伯江(2010)汉语限定成分的语用属性,《中国语文》第3期。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Du Bois, William John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Robert Englebretson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139–18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Kuno, Susumu (1987) *Functional syntax: Anaphora, discourse and empat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ance Construction Function of Personal Pronouns and Their ‘Stance Taking’ Trend

Yan Yaping

Abstract The great uncertainty between personal pronouns and their referents makes personal pronouns a significant and effective means of stance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ir emergence mechanism and the degree of ‘stance taking’ vary with their different syntactic distributions and the host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essence of referential shift is ‘stance taking’, with the personal pronoun in ‘personal pronoun + NP’, where the two component parts are appositive and co-referential, shouldering the role of ‘stance indexing’. When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al pronoun and the NP in ‘personal pronouns (attributes) + NP’ transits from real space to interpersonal space and topic space, the personal pronoun is subjectivized as a ‘stance marker’, indicating, shap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speaker’s stance. It can be seen then that the need for stance constru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discourse factor that facilitates language forms to go beyond their conventional use and undertake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Keywords personal pronoun, stance taking, stance indexing, stance marker, stance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

闫亚平,女,1980出生,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学、功能语言学,先后在《语言教学与研究》《语文研究》《当代修辞学》《汉语学习》等汉语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Email: 13110110014@fudan.edu.cn]